

- 背景：日本人心中的明信片
 - 来自西马战场的日军家信 图 1~2
 - 投降了 图 3~5
 - 昭南岛上的日军和日本人 图 6~11
 - 拜祭死在新马战场的“军神” 图 12~13
 - 被改名后的海港 图 14~15
 - 恶魔留下的遗物 图 16~19
 - 结语
-
-

摘要：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陆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出第一枪的地点是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海滩，比她的对手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还早了一小时又 20 分钟。英女皇派来保卫新马的 7 万英军不堪一击，挨不过 70 天就投降了。从此，新马两地进入了“黑洞”般的三年又六个月，除了知道日寇残杀好几万华人之外，其他几乎白纸一张。经过三十多年的收集和研究，这里展示十九封当年的日军明信片和实寄邮件，尝试为我们那空白的历史档案填补上几个字。

Abstract: 8th of Dec 1941, Japanese Imperial Army launched the Pacific War, by firing their first shot onto the coast of Kota Bahru, which was earlier than their rival Navy's Pearl Harbor Attack by 1 hour and 20 minutes. About 70 thousands troops sent to defense Singapore and Malaya b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surrendered within 70 days. Since then, People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were thrown into a "Black Hole" for 3 years and 6 months, with very little known to outside world beside "Sook Ching" incident.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I would like to display 19 Japanese Military Postcards to fill a few words into the blank page of our history.

背景：日本人心中的军事明信片

明信片在日本人的生活之中，文化之中，心灵之中，占有着一席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然而，这是鲜为人知的事情。

诞生于欧美的明信片，随着明治维新而被引进日本之后，开花结果，当她处在只允许写几个字的时代（1906 年以前）里头时，她就是日本人当年的 SMS（短信），当照片图画明信片的背面可以写信之后，她就是当时的微信了。

熟知此国民特性的日军当政者，于是大势利用明信片来宣扬转播其帝国主义，说明海外扩张之需，解释抽调壮丁之要，安抚战死遗孀妇孺，“军事邮便”就这样地变成了控制日本国民意识和感情的“廉价良药”，军国教育加上爱国洗脑的“工具”。

根据统计，在 1894-95 年的甲午战争时期的军邮处理总数只有 1 千 2 百多万张，可是到了 1904-05 年的日俄战争时，这个数量激到 4 亿 6 千万张。据说到了中日战争时又再翻了几倍！过后还跟随着铁蹄军刀，南下来到整个太平洋战场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日本投降。

多少亿张的日本军邮来回于日本和亚洲各地的皇军之间，其数量是远远超越欧美国家，但是由于全是手写的日文信件，外国人较难辨读，又加上没有邮票和邮戳，不被集邮爱好者看上。因此二战虽然已经结束，过了 70 年，欧美邮界有不少研究英军和美军战俘邮件的论文和著作，但是就看不到有什么研究日军军邮的论文。

这篇文章将聚焦于二战时期在新马的日军军邮（不包括日本发动的其他战争和战场）。

来自马来半岛战场的日军家信

大英和她的殖民地史书里，都有明确地记载几个重要日期：

-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入侵马来亚的哥打巴鲁。
- 1941 年 12 月 10 日，日军在彭亨岸外击沉大英舰队。（注解：从此日之后，负责保卫新马的英国陆军，失去了空军和海军的保护及支援，“孤军”苦战）
- 1942 年 1 月 31 日，新山沦陷，整个马来半岛落入日军手中。
-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英军投降。

那么，从侵略方的日军眼中来看，英军是个什么样的呢？

这里，让我们借用两封前来侵略我们的皇军家书，看看他们是如何描述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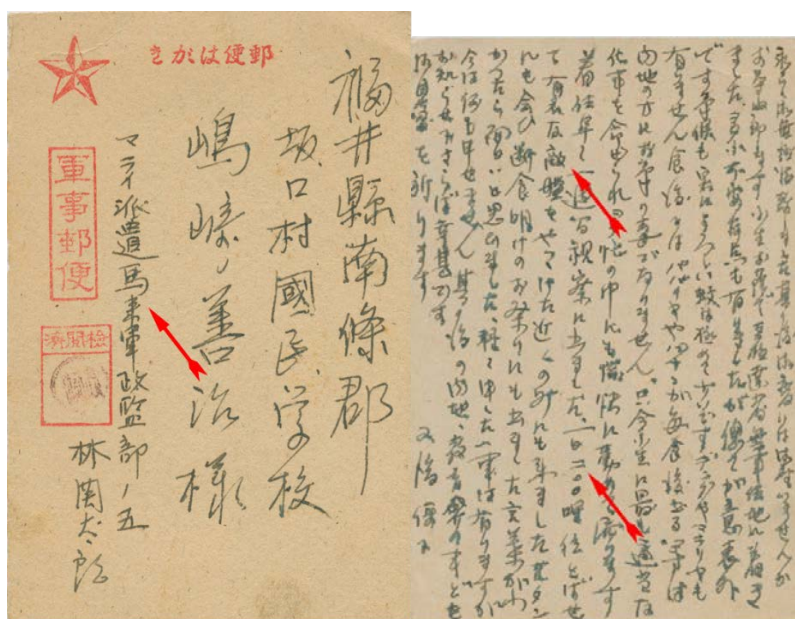
首先，让我简单地介绍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军事邮件实寄封的 4 大“特征”。

- 日军每周提供免费的军事明信片的收集和派发服务。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明信片上没有邮票。
- 同时，日军为了保密，不让人们知道发信人的所在地和日期，因此也不盖邮戳。
- 每封寄出去的明信片都会被所属单位的检阅军官检阅，然后盖上“检阅济”（意思是：检阅完了，合格）及检阅军官姓氏的印章。
- 信中不允许书写会暴露出自己部队的所在地名和时日的文字。但是字数不限。

击沉著名敌舰

图 1 这封家信是隶属于马来派遣（即山下奉文的第 25 军）马来军政监部的一名皇军寄出来的。

（图 1A&1B 参考位置：）



他信中有两句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

第一句是：“一日飞跑 200 哩” → 所说的是日军在哥打巴鲁成功抢滩登陆之后，英军兵败如山倒，势如破竹的日军一天能够进军 200 哩！当然“200 哩”是太夸张的形容，最多可能是百多哩吧？但是英军溃败的速度的确是非比寻常的！多丢脸啊！

第二句是：“击沉了有名的敌舰” → 所说的就是在 1941 年 12 月 10 日，即日军开战的第 3 天，在马来亚彭亨州岸外，大英舰队被日军击沉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封家书是在 1941 年 12 月 10 日后不久，从马来半岛北部战场上发出来的。

而且，它很有可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批日军军邮之一。

顶不了 24 小时

还有一封值得一看的“照片军邮”。

这是从一位隶属于“富 8991 部队”的一名为木元的大尉寄回家乡的家书。

“富”是山下奉文第 25 军的暗号名。

封面的黑白照片是一座回教堂。

(图 2A&2B 的参考位置：)



背面的分割线最下端印上了“KODAK”字样（下文之中简称“柯达卡”）。

信中写到：“突破泰马边界，亚罗士打，不知战祸来临的回教堂。。。 ”

根据日军史料，山下奉文第 25 军的第 5 师团主力部队是在 12 月 8 日登陆宋卡然后南下直冲马来半岛西岸。10 日皇军组成大约 600 人的突击队越过泰马边境，12 日凌晨开始攻打日得拉防线，在下午 5 点击退英国大军，俘虏千名战俘。再继续南下，在次日，即 13 日攻陷亚罗士打市。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封家书是在 1941 年 12 月 13 日后不久，从马来半岛北部战场上发出来的。

可是，根据英军的史料，当英军在建筑日得拉防线时，曾宣称她坚固无比，驻守有 6000 英军和 90 两坦克，有能力阻挡日军三个月！怎么却在日军面前顶不过 24 小时呢？

驻守日得拉的英军阵地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不堪一击溃败而逃的原因何在？是谁的责任和过错呢？

这里，让我们换个角度，再仔细地看看这封“军事郵便”。

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日军印刷发行的标准军事邮件。

这名大尉“就地取材”，在战场上捡到了这张英国殖民地时期印刷的黑白照片明信片，写上家书后，提交给他所属的部队检阅，被盖上了日军的红色“军事郵便”长方印章，“检阅済”和椭圆的“高木”（部队检阅负责官）印章。

因此，和图 1-A 对比的话，就会察觉它缺少了左上角的红色五角星，即日本陆军的军徽。

这在中日战场上非常少见！

似乎，这位日军大尉尝试以这一张“大英帝国留下的照片，和美国公司所印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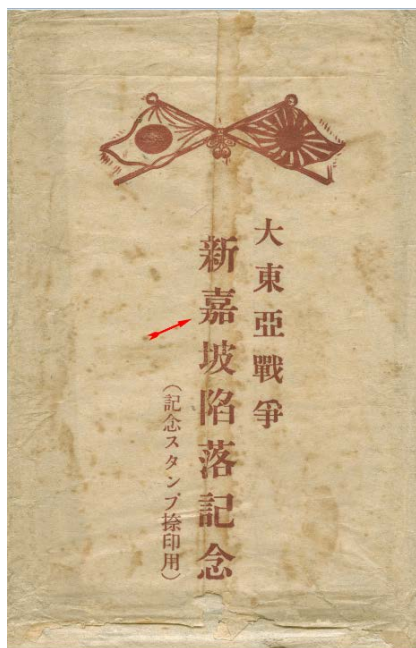
明信片”为战利品，向家乡的亲友展示皇军或自己的神勇！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军人在发信人姓名之处，故意写上自己的军阶“大尉”，这个举动也非常少见，他过后在新加坡寄出的几封日军标准“军事郵便”中，并不再如此“示威”。看来他当时心中有鬼，明明知道自己“违规”，所以向他的部队检阅官展示他的官阶（“老爷是大官！”），暗示“请让他这封家书过关！”。不过，在新加坡沦陷之后，他的这个“洋为日用”的创意似乎获得了日军的“赞赏”，出现了“跟风”现象。

投降了

很快的，到了 1942 年 2 月 15 日（农历新年元旦）的黄昏 5 点钟，英军举起了双手，投降了。

这个时刻，冬季的日本已经天黑入夜，然而，他们的邮政局竟然开门让公众前去购买“大东亚战争新加坡沦陷纪念”的明信片，图 3A 是它的封套，里头一共有三张特别设计的明信片。

（图 3 参考位置）封套上还注明：“供给押盖纪念印章之用”。



日本各大城市的各大邮局还准备好了一个特制圆形纪念戳“新加坡沦陷纪念”，让人们盖章留念。战前的日本官方出版物里头，这是最后一次使用“新加坡”这三个汉字。

请看看这张盖有大阪邮局纪念戳的明信片（三张里头的其中一张），日期是“昭 17(即 1942 年)。2。15”-新加坡沦陷当天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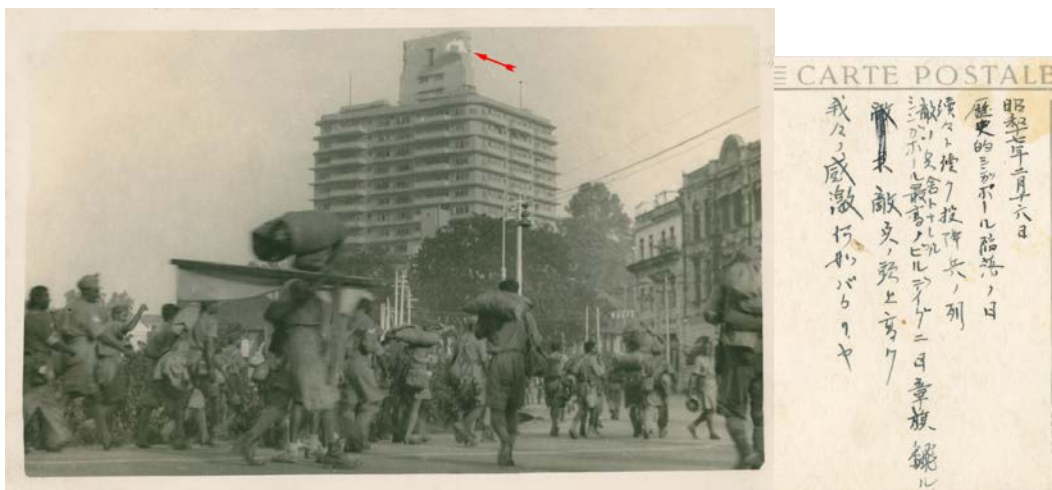
(图 4A&4B,参考位置)



第二天, 2月16日, 天亮之后, 山下奉文为了羞辱英军, 命令几万名英军战俘们, 抬起自己的包袱, 在烈日之下, 列队从市中心徒步走到樟宜俘虏营地, 全程约 20 多公里, 沿途让市民观看。

这一幕被日军的摄影师拍下并且制作成“柯达片”。背景是当时新加坡最高的建筑物, 著名的国泰戏院。请注意, 高楼顶层外墙上已经被挂上了日本国旗!

(图 5A&5B 参考位置:)



虽然这是未寄封, 但是它记录了一个对日本人和对英国人都意义不小的历史时刻! 而且我有幸能把它从东京带会来新加坡, 可说是有缘也。

昭南岛上的日军和日本人

两天之后，在 2 月 18 日，新加坡这个名字被改换成一个日本名，叫做“昭南岛”，由日本陆军统治管理，还挂上“昭南特别市”的招牌，从日本调派人数不少的军官和民间人员前来施行及监督各种暴政。

我收集到六封函件，它们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侧面看到当年发生在“昭南岛”里头的几个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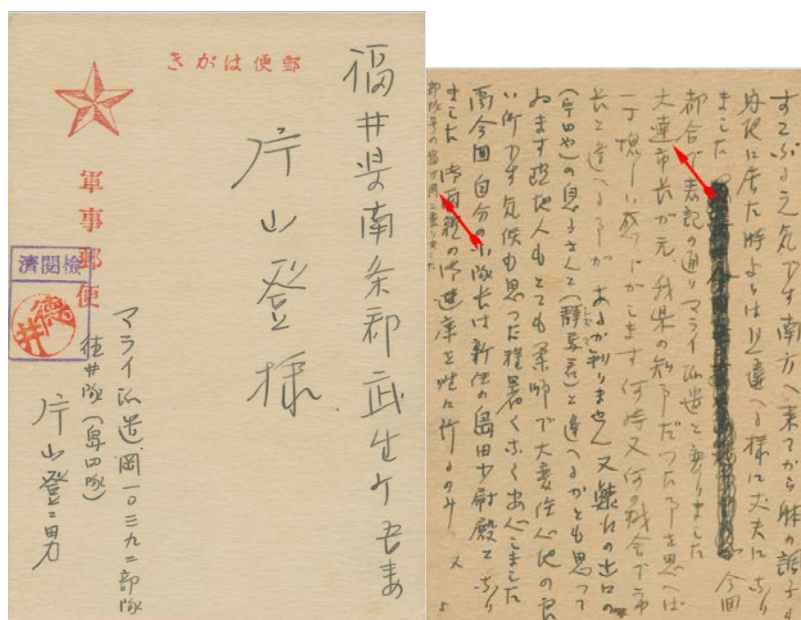
内阁官僚任昭南市长

首先，有一封来自第 25 军，部队暗号名为“冈 10392”的家书说：“大达市长原本是我们的县知事。。。”，而这封军邮是寄往福井县南条郡的。

经过调查，果然查到昭南特别市的第一任市长名叫大达茂雄，任期为一年，从 1942 年 3 月 7 日开始。大达在来到新加坡之前，曾任福井县知事，过后到满州国担任国务院总务厅法制局长，回日本后曾获任数届内阁的内务次官，可谓来头不小。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封军邮是在市长人选公布后不久，或市长抵达上任后不久，即 1942 年 3 月左右，从当时的昭南岛寄出去的。

（图 6A&6B,参考位置:）



这封家书的末尾，写有几个小字，其意是：“部队暗号名从富改成冈”。

这就是皇军的南方军司令部，在攻下新加坡之后，要把能攻善战的部队调派去增援其他战场，而把遗留下来防守新马的部队重新编排的一个结果。

它的时间点也符合上述“1942 年 3 月左右”的推测。

远道而来的造船技师

有一位年轻的皇军海军士兵，戴着嵌有海军徽章的军帽，在昭南的一间照相馆，拍了一张手持日本军刀的全身照，然后制作成“柯达片”。他在背面写道：“昭和17年（即1942年）8月16日（于昭南）舞鹤工厂出身 水野青次君 二十二岁”。（图7A&7B）



史料显示，信中的“舞鹤工厂”是指当时的舞鹤海军造船工厂。舞鹤市位于京都府的西北角，是日本海方面唯一的日本帝国海军重镇，是大日本帝国的四大军港（横须贺，舞鹤，吴，佐世保）之一。舞鹤造船厂是负责设计开发新型驱逐舰的“母亲工厂”，她只专注于研发建造第一艘新型舰艇，然后把其“成功之道”传授给她的“子孙工厂”进行量产。这名年轻的海军被调到新加坡来，估计是到昭南军港提供修船技术服务。他那副满脸自信的样子，自称“出身母亲工厂”，就是凭着这样的背景而来的。那时候，英国人建在新加坡岛北部的所谓“东洋规模最大海军基地”已经落入了皇军手里，变成了日本海军在东南亚的重要支援基地，尤其是抢修被盟军炸伤的战舰。

接着，再介绍一封来自木元（同图2，富8991部队）的家书。

这次他写道：“就快到纪元节（即2月11日，日本的建国纪念日）了，还在忙着准备“某某”神社的镇座祭。。。”。

日军史料清楚记录，在太平洋战争中，皇军只在新加坡盖了一座高规格的神社，叫做“昭南神社”，而且整个建筑工程所需人力完全来自英军战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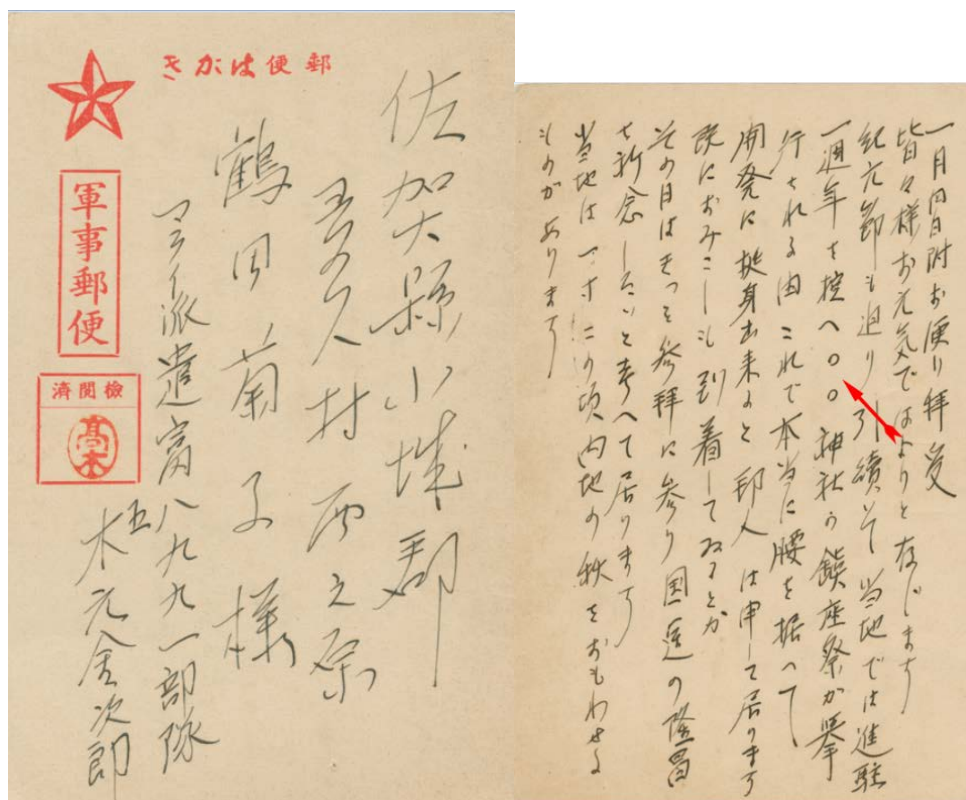
在赤道烈日之下，在热带雨林之中，强迫战俘们必须在一年之内，也就是在1943

年2月15日（即新加坡沦陷第一周年纪念日）修建完成！因为日军一心要在那一天为昭南神社举办开幕典礼，一方面要庆祝新加坡沦陷一周年，另一方面又要祭拜战死在新马战役里头的日军官兵的亡魂。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封军邮是在1943年2月上旬，从昭南岛寄出的。

不过，当时的木元，其任务已经从“侵略”改成“占领”了！

（图8A&8B,参考位置:）



陆军记者开的玩笑

1943年10月2日，皇军在新马发行了七张新的马来亚邮票，由日本凸版印刷公司（Toppan）承印。3张是和战略资源有关（2张树胶，1张西谷米），3张和马来亚有关（马来高脚屋，柔佛苏丹王宫，马来回教堂），还有1张是昭南神社。

这个封（图9）是在邮票发行后的第二天，在加东邮局盖章的。

可是，它的收信地址的写法很“特异”。

第一行写的是一名洋人的姓名。

第二行写的是一个日本名词。不是新加坡的街道名称，也没有门牌号码。

第三行写的是“昭南岛”。

经过仔细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第二行所写的日本名词，是当年皇军陆军新闻部在昭南岛的宿舍，名为“南明阁”。

而收信人却竟然是一位已经逝世两年多的美国钢琴家，他的逝世日期是在1939年

（4年前）的12月8日-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纪念日也。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名住宿在南明阁的日军记者搞出来的玩意，似乎在利用这个钢琴家的忌日，来开美军的玩笑。

（图9，参考位置）



交易物资统制

沦陷后的东南亚，日本人是如何管理各地丰富的战略资源，如何把掠夺来的资源运回日本去的呢？时至今日，我们得到的资料少之又少。

我找到一张由昭南宪兵发行和检阅的黑白风景明信片。照片拍摄的是柔佛新山海边的大街。从人物的衣着来看，应该是战前的照片。

从这张1944年9月寄到大阪的明信片的发信地址，就告诉了我们，原来皇军在新加坡设置了一个叫做“昭南交易物资统制组合”的组织，地址是“莱佛士坊12号”。莱佛士坊是战前的商业中心。

根据日方的史料，这种“物资统制机构”，在不同沦陷国以不同的形态组成。基本上完全在日军的操纵控管下，但是由日商出面，与各地的各行各业商会，组成网络，统一采购，统一配给，处处都要证明，处处都要盖章。

（图10A&10B，参考位置）



在这封信中，发信人描写了他在新加坡的生活：“我非常健康，每天运动，打打网球跑跑步。”看来是一位只需动口不必动手的官员，过着相当写意的日子。

大林组的桥头堡

下一封明信片是日治马来亚的官制明信片，预先印上了一枚 4 分钱的邮票（图案是采锡矿船）。

它是在 1944 年 10 月 20 日，从昭南特别市的大林组（Obayashi）昭南出張所寄往日本冈山县的一封家书。

大林组是日本建筑界的龙头老大，所干的全都是大型工程，大多数有支日本国旗插在他们的背后。在昭南岛上，日军除了盖神社以外，没有计划盖什么大东西。那么，为什么大林组跑来新加坡呢？

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某同事已经被转调到怡保（马来半岛的霹雳州）。。。我时常到苏门答腊的深山去，过仙人般的生活。。。”

（图 11A&11B，参考位置）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大林组的这间出張所有点像是东南亚的“桥头堡”，从新加坡支援附近国家，就有如今天某些跨国公司的所谓区域总部的功能。

拜祭死在新马战场的“军神”

1942 年 4 月靖国神社的春季大祭

1942 年 4 月 25 日，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隆重地举行了“昭和 17 年春季大祭”，日皇裕仁和日相东条英机也率领众大臣亲临参拜。

这是一场非常盛大的拜祭战死“军神”的典礼，因为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每年只在靖国神社举行两次大祭，4 月的春季大祭和 10 月的秋季大祭，而日本是在 1941 年的 12 月 8 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所以 1942 年 4 月的春季大祭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头一回大祭，主要的拜祭对象就是丧命于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战场上的皇军亡魂！

战死官兵的家属遗孀都事前接获了死亡通知书和收到在靖国神社举办的春季招魂仪式的邀请出席函件。

凡是有出席的“军神”遗族还将获得一本由主办当局七彩印刷的画册，让遗孀们能够分享到“军神”的神威！画册名为《昭和十七年春季大祭記念 靖国之絵巻》。

在这本《絵巻》里头有一幅由画师铃木御水描绘的哥打巴鲁海滩登陆战，时间点是设在二战爆发当天，即 12 月 8 日。描绘的是日本皇军如何在英军机枪的扫射下，英勇地抢滩登陆的惨烈时刻。当然，其结果是日军死伤惨重，不少当场变成了“军神”。

（图 12A 参考位置）



日本陆军恤兵部特地把这张长型的絵巻印制成横向双连明信片。（图 12B）让观赏者“加倍感动”，“加倍崇拜”！

（图 12B&12C 参考位置）



1942 年 12 月《第一届大东亚战争美术展》

1942 年 12 月日军在东京的美术馆盛大地举行了《第一届大东亚战争美术展》。其首要目的是庆祝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一周年，其次是要利用绘画艺术来宣扬战争，打动人心，歌颂战死沙场的“军神”，呼吁留在日本国内的老幼妇孺支持政府。

著名的日本战争画家藤田嗣治展出了巨幅油画《新加坡的最后一天（武吉知马山）》，画布高 148cm, 宽 300cm。轰动全日本。

藤田所指的“最后一天”就是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沦陷的日子，也就是新加坡华人的农历新年元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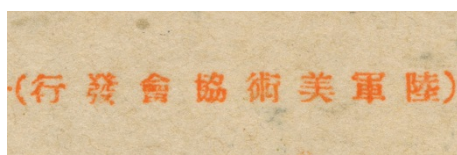
他描绘的是日军的主力部队攻克武吉知马山头之后，看到远方的新加坡市中心浓烟四冒的惨状。当观赏者站在这幅宽达 3 米的大型画像的画前正中位置时，基本上你的整个视界里头全都是画像，仿如走入现场（战场），震撼力非凡！

（图 13A）



当然，日本陆军控管下的陆军美术协会也毫不犹豫地把它印制成了又一张横向双连明信片。

（图 13B&13C）



可以这么说，日本皇军为了说服和争取民心，已经把明信片的运用推到了“最高境界”。

被改名后的海港

著名的“新加坡码头”，在飞机发明之前，曾经是东洋和西洋的船只，停泊在新加坡港外之后，乘客转乘小客船，登上新加坡的海路大门。

随着新加坡的沦陷，码头也被换上了日本名，叫做“昭南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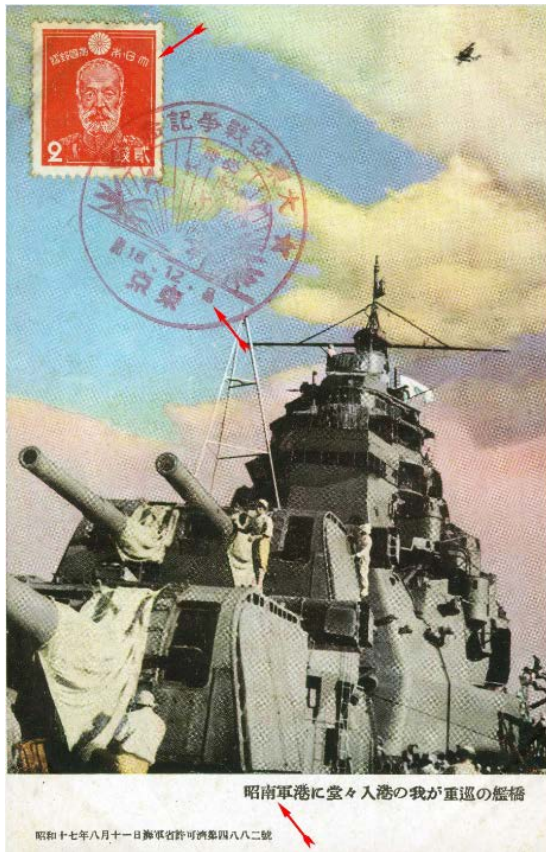
这张明信片也就变成了日治历史见证之物。

（图 14 参考位置）



在前头的文章里介绍图 7 时曾有提到的昭南军港，其前身乃是大英帝国重资建设的“不沉航母”，如今落入日本人手中，很自然地日本国内为之哗然，雀跃万分。有一位皇国海军历史发烧友，精心地利用了一张介绍日本海军进驻昭南军港的明信片，把近半个世纪的“海军战绩”串联在一起，自我陶醉。。。

（图 15 参考位置）



这是一张日本海军的某重型巡洋舰停泊在昭南军港的黑白照片明信片（天空的色彩是印刷出版时添加上去的）。左上角贴了一枚 2 分钱的日本邮票，盖上了纪念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章。

然而，仔细一看，邮票里的头像，是在 1905 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军的日本民族英雄乃木将军。日俄战争的激战地场是在中国辽东半岛尖端的旅顺港！

明信片的照片所纪念的是 1942 年新加坡沦陷后日本海军重巡首次进入前老英帝国的军港-实里达军港！

盖上去的纪念章里头的日期是昭和 18 年（即 1943 年）12 月 8 日，它所纪念的是偷袭美国珍珠港的第一周年！

这个日本人把日帝打败的“三帝”（俄帝，英帝和美帝）和“三港”（旅顺港，实里达港和珍珠港）的三大战绩都编排到这一片方纸之上，真可谓是历史游戏的高手也！

恶魔留下的遗物

在那黑暗的三年零六个月，最令新马人民憎恨的皇军部队，就是日本宪兵和负责“肃清华人”的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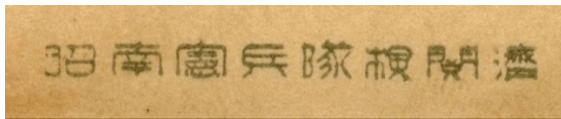
昭南宪兵

昭南岛的日本宪兵改称做“昭南宪兵”，他们占用前 YMCA 总部，暴力残忍地逼害被怀疑是“抗日”的一切人士。但是他们的组织结构，比如他们和东京总部，他们和在越南的南方军司令部的关系都没有多少史料留下，更不必说想找到他们的任务和案件处理记录之类的机密档案了。

据说，在日本投降之前，日军把重要和机密档案全都烧毁了。。。

目前，我只找到两张昭南宪兵印制发行（图 16A）的黑白照片明信片，一张是前文里介绍过的图 10 的柔佛海边大街（实寄封，从新加坡寄往大阪）。

（图 16A 参考位置）



在明信片的背面底部印刷有“昭南宪兵队检阅济”的字样。

另一张是这里要介绍的皇军竖立在柔佛海峡岸边的“柔佛水道 XX 渡过战迹纪念碑”。（碑上有两个日文汉字无法辩读）

（图 16B&16C 参考位置）



这个纪念碑的位置应该是山下奉文的主力部队，也就是第 5 师团主力的渡河处。

从日本防卫厅编印的地图上来看，应该是位于柔佛王宫的西面，离开王宫并不远的岸边。

另外，我还找到了几张“柯达片”，都被宪兵盖上了“检阅济”圆形印章，印章上写着“昭南 宪兵分队”。

（图 17A 参考位置）



这几张明信片的黑白照片都是拍摄几名陆军士兵，男扮女装“支那新娘”，抬着花轿在一座运动场似的打转，嘻嘻哈哈的。周围都是围观的陆军官兵。（图 17B 只是其中一例）

由于到目前为至，还缺乏鉴定日期和地点的资讯，只知道是这是在昭南岛内举行过的一项陆军庆典。

（图 17B 参考位置）



然而，从这一枚检阅印章，我们得知了两件事：

第一，当时在昭南岛内，除了有宪兵总部（元 YMCA 大楼）之外，还有分部。至

于到底有几个宪兵分队或分部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还要看今后的探索和研究了。

第二，日本的盖世太保也检阅“自己人”的东西！这几张“柯达片”都是陆军自拍自制，供自己娱乐享用的东西，全无机密可言，但是也被宪兵检阅了。

近卫师团

皇军宰杀了几万华人的“肃清”行动，一共有三轮。第一轮是从2月21日到23日。第二轮是在28日由近卫师团执行。第三轮发生在三月上旬。

近卫师团的暗号名是“宫”，这是因为近卫师团原本是护卫天皇的贴身近卫军，皇宫是他们上班的地方，所以用“宫”字做暗号名。

我收集到了两张“宫”的明信片，这里简略地介绍一下。

第一张是被盖上了“宫第3810部队检阅”印章的黑白照片明信片。还加盖了检阅负责官“江崎”的红色方印。（图18）



这张明信片和“柯达卡”来自同一背景，都是皇军“就地取材”的结果。照片所拍的是新加坡中央消防局，右侧站立在马路中央（其实是十字路口）的印度籍交警服装和他背上背着的方向指示板都是英国人设计的，所以，这是一张英国殖民地时代的照片。

如此看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就地取材”来显示“老爷的战利品”的事情，似乎开始风行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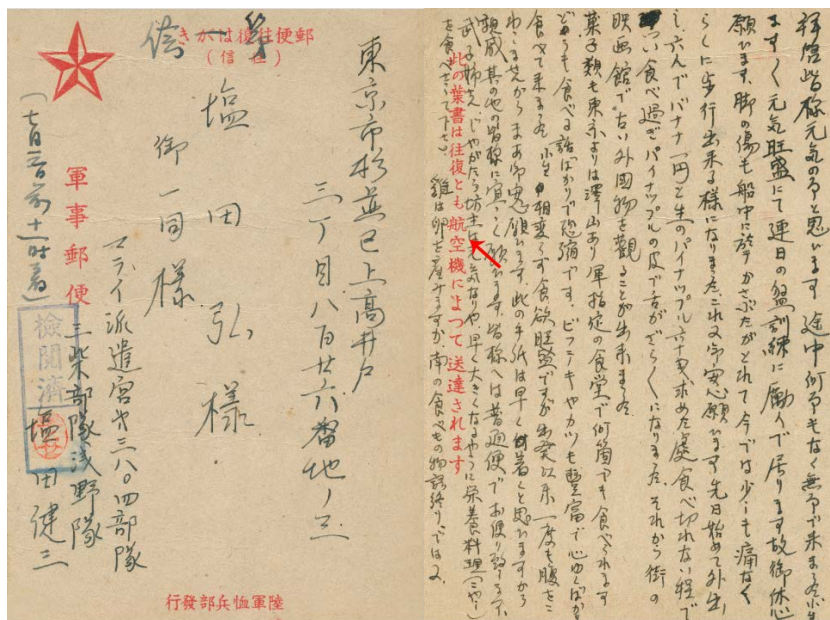
到这里为止，以上所介绍的日军官制军邮，全都是普通邮件，也就是用轮船载回去日本的。下来就介绍一封日军的航空明信片。

图19A是来自“宫第3804部队”的军邮正面。它和图12一样，是日本陆军恤兵部发行的军事邮件，印有陆军军徽（红星）和“军事郵便”四个字。

它的两个独特之处是，第一，在头顶印有小红字，从右到左，写着“郵便往返明信片”和“往信”。这是在和平时期日本邮政局提供的往返来回通信服务。它的使用方法就是用同一张明信片，先寄给收信方，等守信人把回信写上之后，再投

寄回去给发信人。不过，图 19A 这封信只走了一趟单向的“往路”，就是从新加坡去到东京，没有“返路”。

（图 19A&19B 参考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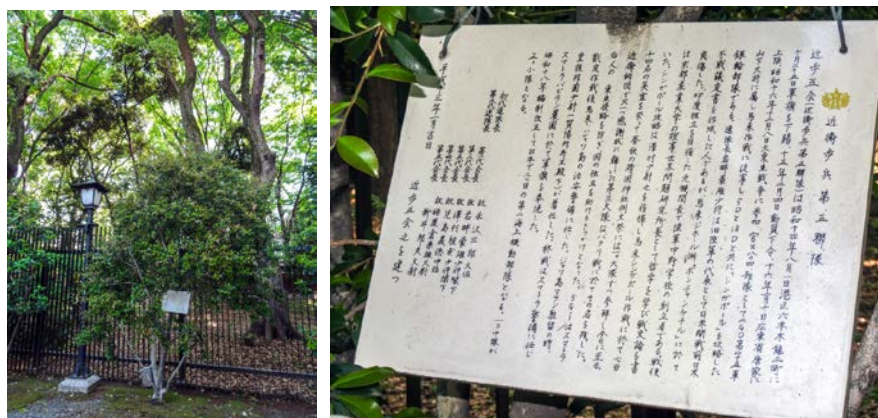
第二，在它背面的最左侧，也可以看到印刷有小红字，从上到下，写着“此明信片往返都以飞机派送”。在众多的日军军邮之中，空邮实寄封是相对较少见的。

那么，什么是“宫 3804 部队”呢？

翻查史料之后得知，它的全名是“近卫步兵第五连队”。是二战当年攻打马来半岛的“银轮（脚踏车）部队”，参与新加坡攻城战，沦陷后负责残杀华人的第二轮“肃清”等等。

他的退休官兵组成的战友会，在靖国神社园地里“包养”了几棵“神树”，并且特制了一个牌匾（铝制，白漆黑字），挂在其中一棵树上，宣扬他们在新马和印尼爪哇的神勇战绩！毫无悔改之意！这就是当年的皇军和今天的日本！

（图 M）近卫步兵第五连队的战友会在靖国神社园里的“神树”



结语

二战期间，日本皇军巧用军邮明信片笼络民心，宣扬军国文化，让人民崇拜战神。今天，虽然已经过了 70 年，但是，还是仍然有人“70 年不变”地膜拜，这是非常成功的“国策”，十分成功的“教育成果”！

身为曾经被铁蹄惨踏过的邻国人民，如果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只懂得“哈日”，只看表面，忘记历史教训，必定自食其果。

我们如果不想让亚洲再被战火焚身，我们就必须深入地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剖析日本，才能知己知彼，才能有备无患，才能让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得以延续下去！

完